

武汉：江城千年向水歌 潮声悠悠共和鸣

■ 李鹏翔 侯文坤

秋日，晨曦微露，微风拂过长江武汉新洲双柳段江面，吹起层层涟漪。倏然间，金粼碎浪被几道银影划破——长江江豚逐波而来，搅动一江琉璃光影。

“它们每天早上六七时都会在这出现……”自 2021 年首次在这里邂逅江豚，环保志愿者徐建利已记录了 100 余段江豚活动的影像，对江豚的习性了如指掌。

昔日偶得一见的江豚，现已在武汉这段被称为“江豚湾”的水域安家，二十五六头的族群悠然栖居，成为武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注脚，亦是长江焕发生机的璀璨坐标。

山水天成，百川竞秀

“汉阳有个南岸嘴，武昌有个月亮湾，汉口有个龙王庙，游不过来就坐船……”武汉民谣创作人冯翔的作品，每一首都绕不过武汉的水。

纵观历史，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回溯千年，武汉的生长也满刻着“水”的印迹。

翻开中国的山水画卷——

滚滚长江东出三峡，进入云梦泽后放缓脚步，其最大支流汉江也在此交汇。两条大江在中国的地理中心造就了星罗棋布的江汉湖群，江湖之间生机勃勃、万物芳华，武汉就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

武汉的水域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166 个湖泊星罗棋布，165 条河流蜿蜒曲折，淌出 16.24 万公顷的湿地面积，江水漫流，雕琢出“江城”模样，塑造了“大江大湖大武汉”的城市符号。

打开武汉的历史记忆——

3500 年前依水而建的盘龙城，被视为武汉“城市之根”，先民逐水而居，枕水而作，成为这座“百湖之市”的最初轮廓，又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武汉三镇隔江相望的空间格局。以水为介，南来北往的脚步中，雄浑的北方文化与灵秀的南方文化在此交汇；冬去春来的更迭中，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在此碰撞。

多元文化汇聚，这里自古便引来文人墨客为之吟咏，大诗人李白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江城”之名流传千古。而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尽了古往今来四海游人的江湖之约。

江河塑造了武汉的城市格局，滋养了江城的人文风貌，沉淀了“百湖之市”厚重的水文化。

从商代盘龙城遗址精巧的陶制排水管，到明清时期“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商贸繁荣，到近代“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工业崛起，再到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

长江之滨，龟蛇静立，水拍江岸，满是历史与现代的交响——黄鹤楼的飞檐刺破云霄，以高耸之姿守望江流的千年诗篇；古琴台的弦音拂过月湖，低语着伯牙子期弹琴谢知音的千古绝唱；江汉关的钟声敲碎夜暮，每一响都回荡着汉口开埠的近代风云；武昌红楼的砖墙浸透晨曦，依然铭记着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震颤。

一江水，行经万里，穿越千年，让武汉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节点上成为重要参与者，同时也让水文化深深嵌入武汉人的生活。

南岸嘴、月亮湾、龙王庙，是两江三镇四岸的交汇；沿江大道、临江大道、沙湖大道，是江风湖韵的画卷；东湖、南湖、沉湖，是丰富生态的宝库。

若是外地人，到武汉一定要体验一次长江轮渡，从武昌的中华路到汉口的武汉关，



武汉有“百湖之市”美誉，2025 年 7 月 29 日航拍武汉沙湖（前）和东湖（后）。 ■ 肖艺九摄

票价仅为 1.5 元。站在轮渡的甲板上，观武汉长江大桥横卧滔滔江面，上层是公路，下层行火车，阳光洒在桥上，倒映于粼粼江面，这即是武汉人的日常，是长江两岸熙熙攘攘的生活与生计，更是一座城与一条江的深度联结。

人水共生，文脉绵盛

武汉，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也因水而奋斗不息。

正是由于处在两江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武汉的城市记忆，是一部与洪水相争的艰难史，是人与水相互磨合、共生的智慧史。依水而居，在水中筑土为墩，所以武汉有不少以墩为名的地址；防洪筑堤，这里以堤为名的街道也比比皆是。

在长江、汉江交汇的龙王庙江滩处，高高的防洪墙上，标刻着 1931 年、1954 年、1998 年武汉关最高水位：28.28 米、29.73 米、29.43 米。一块镌刻着“生死牌”的石碑静静矗立，将人带回到 1998 年那场声势滔天的抗洪斗争，触摸“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贞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

1931 年武汉三镇“堤防尽溃，人畜漂流”“市镇精华，摧毁殆尽”，水淹三镇百余年。如今，这样的情形永成历史记忆。龙王庙等曾经严防死守的“生死战场”，早已成为市民休闲漫步、亲近自然的城市公园。

治水之道，不在征服，而在共生。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要把修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新时代，中国治江实践在武汉写下生动注脚。

武汉接续实施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提质增效行动，统筹推进长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1842 个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全面完成，93 家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任务基本完成；390 座各类码头完成清理，腾退岸线 50 公里；新增完成造林 11.94 万亩，新改建绿道 48 公里……

营造起长约 6 公里、宽约 11 公里的防风固沙带，使乌兰布和沙漠每年向黄河输沙量从 7000 多万吨减少到约 150 万吨。

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韩应联说：“磴口县 77% 的土地为乌兰布和沙漠。在‘三北’工程支持下，全县构建包括自然保护地、封沙育草区、防风固沙区、农田防护林网、光伏治沙区 5 个组成部分的生态防护体系，重度沙化土地减少 78%。”

沿途可见，曾经肆虐多年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流沙已被成片的酸枣、梭梭、花棒和红柳等牢牢锁住，沙丘间新栽的树苗迎风挺立，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铺展出一层层绿色的涟漪。远处，光伏板如同蓝色的波浪向沙漠腹地绵延，板下是顽强生长的绿色植被。巴彦淖尔市林草局治沙造林科科长焦慧亮说：“现在，全市一条南北长 200 公里、东西平均宽 1.2 公里的绿色屏障全线贯通，将乌兰布和沙漠牢牢锁在西侧，守护着黄河和河套平原的生态安全。”

“长江干流武汉段水质已连续 5 年稳定保持Ⅱ类，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朝辉说。如今，两江四岸已筑就长 80 余公里、面积 830 多万平方米的滨水生态画卷，年接待游客突破 5000 万人次。

江水东去，武汉的长江故事，在“山水人城”相融的笔触中，绘就出一幅古今交汇的新图景。

这里，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原乡——一城江湖气，半部水文明。

走进位于武汉的长江文明馆，一件件长江流域典型的文物标本，勾勒出长江流域历史发展轨迹与文明演进脉络，而从中都能找到武汉的身影。

从舟楫往来，到巨轮直航、高铁驰骋；从汉口开埠，到“汉阳造”；从聘请第一位“洋厂长”，到制定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标准”。千百年来，武汉见证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

从抗洪抢险中众志成城英雄壮举，到长江大保护中治理污染的壮士断腕；从大河安澜的人水共生，到高质量发展的人水共荣；从“大江大湖”雄阔的城市性格，到南北文化交汇、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这份深厚的水文明底蕴，已深深融入现代城市肌理。

江河万里，和合共鸣

每到夏天，武汉都会被一个热词所包围——渡江节，到今年已经举办了 50 届。

上至耄耋老翁，下至垂髫小儿，这座城市的人们亲水、乐水。长江大桥和两岸江滩上，人头攒动，万千目光追随江中健儿，共享这座城市与长江的相处方式。

半个世纪来，武汉渡江节早已超越单纯的体育竞技。它承载的不仅是泳者的勇气，见证的不仅是发展变迁，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在浪涛中锻造的坚韧不拔，在激流里淬炼的开放包容。

来自英国的阿什利·霍格今年是第六次

参与渡江节。2017 年第一次来参加比赛时，他对长江的印象停留在“湍急且略带漂浮杂物。”“这些年水质越来越干净，作为流经大城市中心的河流来说，这太罕见了。武汉能把长江照顾得这么好，让人敬佩。”对他来说，长江吸引他走进了武汉，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连接世界各地的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大河流域共同面临着气候变化、洪涝灾害、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挑战，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性议题，迫切需要汇聚各方智慧，深化交流合作。

作为大河治理的交流平台，2025“大河对话”于 9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武汉举办。论坛以“大河文明——全球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引来全球政界、学界、智库、企业等国际组织代表围绕大河流域文明传承发展、水资源安全、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播等议题，深入开展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大河流域城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作为长江经济带上的核心城市，武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恰如一部立体教科书——通过生态修复、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证明了保护与发展并非对立选择，而是可以在相互促进中书写一份人水共荣的图景——

江中，“微笑天使”稳定形成金口、天兴洲、双柳水域三个江豚种群；岸上，“武碳江湖”微信小程序用户数已突破 183 万，“双碳”目标融入市民“指尖”生活；城内，大力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十四五”期间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超 10%，绿色环保产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

在这场文明与河流的对话中，武汉将以长江江豚的微笑、清澈的江水和可复制的实践，向世界传递长江生态兴盛的武汉答案。

长江从不囿于河道。长江之水，自古就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天然纽带，也成为武汉开放胸怀、拥抱世界的象征。

江河万里，和合共鸣。

武汉向水而歌的旋律，这一次也将随着长江的波涛，传向世界，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合唱。

秋天的盘锦是明亮的。俯瞰中国最北海岸线，大地上阡陌纵横，红色的碱蓬草、金色的稻穗、绿色的芦苇，在辽河入海处铺展成画。

“盘锦的湿地不是一直这样美的，也曾走过弯路。大片湿地被圈垦沦为‘失地’。”获得过“地球奖”的辽宁盘锦市民刘德天觉得变化在于当地近年来持续不断进行生态修复，很多珍稀鸟类重新把这里当作迁徙驿站，当作栖息家园。

鹤翔苇海

近日，笔者跟着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探访茫茫苇海深处。忽地，苇丛间扑棱棱，“晴空一鹤排云上”。苇路狭，唯有阵阵鹤鸣似在引路。

路的尽头是赵仕伟，一个 30 年埋头苇海的养鹤人。老赵对生态的评价尺子就一句话：“生态好不好，只需看鸟多不多。”

丹顶鹤与赵仕伟熟到不分彼此：小丹顶鹤主动求抱抱。被日头晒得脸色黧黑的赵仕伟挥洒着玉米粒，嘴里咕咕叫着，一群丹顶鹤围过来。

从巢材到食物，从产卵大小到孵化温度，从防御天敌到野外驯化，赵仕伟亲力亲为，几十年如一日。为完整掌握鹤卵孵化情况，他曾一连 30 多天日夜守候在辽宁鹤类繁育保护站。每两小时晾晒一次蛋，调温调湿。难怪人称赵仕伟为“鹤爸”，丹顶鹤破壳第一眼望见的就是他。

盘锦又称“鹤乡”，是丹顶鹤自然繁殖分布地的最南限、越冬地的最北界，是其大陆种群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在自然种群数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在盘锦人的精心呵护下，丹顶鹤人工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盘锦人捧在手心里有“三宝”，除了丹顶鹤，另外“二宝”分别是黑嘴鸥和斑海豹。说起来，辽河与渤海交汇的这片湿地，是国际候鸟迁徙路线的关键区域之一，是国内少有集群种类多、种群数量大的鹭鸟繁殖栖息地和鸕鹚类最关键的能量补给地之一，是全球黑嘴鸥集中分布区和最大繁殖地、丹顶鹤重要自然越冬地和繁殖分布区，也是多种鱼类和海洋生物的产卵地和索饵场、西太平洋斑海豹重要繁殖地。

这片我国最北的河口湿地，拥有温带典型完整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辽河口 17.05 万公顷湿地植被类型丰富，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径流、净化水质、涵养水源、防风固土等生态功能，维持着辽东湾咸水、淡水交换平衡，可谓辽东湾的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被辟为辽河口国家公园，加以专项保护。一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退养还湿”“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在这里坚定推进。

以退为进

盘锦人全情投入这场生态保卫战迄今已历 10 年。海参养殖户陈志海仍记得 2015 年盘锦“退养还湿”工程的起点。执法队尝试说服养殖户拆除滨海湿地养殖设施，政府给补偿，按面积给海域置换。即使这样，很多养殖户也不愿离开，因为前期投入太大了。

损失超百万元，获得 70 多万元转产补偿，陈志海说：“政府也不易，不仅没了海域使用金收入，还要倒贴养殖户上亿元，图的啥？不就是把欠账还给湿地吗？原先围海养殖啥手段都使，周围野生鱼虾几乎绝迹，海鸟也没食吃。咱这代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得给后代积德啊。”就这样，养殖退一米，湿地进一米。盘锦 8.59 万亩养殖滩涂修复为湿地，新增自然岸线 15.77 公里，远超国家交给盘锦蓝湾工程的任务——湿地恢复面积 5 万亩。

上下同欲者胜。自此，盘锦成就了全国最大的“退养还湿”单体工程。受损的湿地和自然岸线得到大幅修复，湿地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湿地面积恢复率从 2015 年的 62%提升至 2024 年的 89%。与此同时，盐地碱蓬人工补植技术的突破，遏制了滨海滩涂植被退化趋势，维护了辽河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大片大片的湿地，在盘锦人的悉心呵护下慢慢露出久违已久的面容。重要珍稀物种种群数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黑嘴鸥繁殖种群由 1991 年的 1200 只增至如今的 1 万余只，丹顶鹤越冬种群从 2014 年的 5 只增至 2024 年的 187 只。部分斑海豹打破洄游习性，选择在辽河入海口“定居”，成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中国湿地之都”盘锦，也因不懈坚持和付出，终获湿地的拥抱，并荣膺“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青山金山

盘锦大洼区赵圈河镇芦苇场场长张丙坤曾经很苦恼，芦苇湿地都划成保护区了，还能干啥呀？芦苇这东西得一年一收割，不然烂在水里会造成更大的次生污染和碳排放。芦苇造纸厂关闭后，几十万吨芦苇无人收无人割，让张丙坤焦虑得不行。听说秸秆可以造板材，张丙坤来了劲，“芦苇为啥不能？”

5 年坚持，张丙坤终获成功。2017 年，世界上第一张芦花家具板在他创办的盘锦积稷生态板业公司诞生了。如今，这种取之于生态的环保板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芦苇造板的模式也被复制到全国多个省市。

张丙坤感慨，因地制宜开掘“美丽经济”，青山就能变成金山，“颜值”就能变成“产值”。

“鸟儿吃果就让它吃，不许赶。”这是鼎翔生态旅游区的规矩。顺着自然的样子发展生态旅游，鼎翔旅游区已成为盘锦旅游的热门景点。

何必跑老远，“旅游饭”不香吗？走进赵圈河镇兴盛村“苇海乡舍”民宿，农家小院内有树有花，有果有菜，游客采摘加工便。民宿老板刘海艳说，原来村民大多是苇海“刀客”，每年要冒着寒风去收割芦苇。现如今，这些曾经的“刀客”有的办起民宿，有的在家门口就业，或去芦苇板厂，或在附近景区工作。

“世界那么大，想到盘锦度假。”秀色盘锦有底气，对外发出邀约。秋天，清爽的风在苇尖尖儿上拂过，缓缓地大片大片的芦花染红、染黄、染白，让人们记得春天来过、夏天也来过。

孙潜彤

绿色屏障锁住“红色公牛”

——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东缘 200 公里防风固沙带建成记

秋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乌兰哈少嘎查附近的酸枣园里，红彤彤的酸枣挂满枝头，“国家林草乡土专家”任二换和村民们忙着收获酸枣。

任二换一边收集刚刚采摘的酸枣一边说道：“今年采收的酸枣树有 600 亩左右，预计能产 1.5 万公斤酸枣，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丰收。”经过 10 多年努力，他们已在乌兰哈少嘎查周边建成 2400 多亩生态经济林，曾经的砂石滩变成了草绿树茂的果园，在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东北部构建起一道风沙防线。

沿着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向南行进，在乌拉特后旗乌兰哈少嘎查以南 90 多公里的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刘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握手”之地。过去，沙漠就是黄河的堤岸，现在流动的沙丘被草方格紧紧锁住，集中连片栽植的沙生植物郁郁葱葱。2008 年以来，磴口县先后实施刘拐沙头综合治理工程、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等，在黄河沿岸

营造起长约 6 公里、宽约 11 公里的防风固沙带，使乌兰布和沙漠每年向黄河输沙量从 7000 多万吨减少到约 150 万吨。

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韩应联说：“磴口县 77% 的土地为乌兰布和沙漠。在‘三北’工程支持下，全县构建包括自然保护地、封沙育草区、防风固沙区、农田防护林网、光伏治沙区 5 个组成部分的生态防护体系，重度沙化土地减少 78%。”

沿途可见，曾经肆虐多年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流沙已被成片的酸枣、梭梭、花棒和红柳等牢牢锁住，沙丘间新栽的树苗迎风挺立，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铺展出一层层绿色的涟漪。远处，光伏板如同蓝色的波浪向沙漠腹地绵延，板下是顽强生长的绿色植被。巴彦淖尔市林草局治沙造林科科长焦慧亮说：“现在，全市一条南北长 200 公里、东西平均宽 1.2 公里的绿色屏障全线贯通，将乌兰布和沙漠牢牢锁在西侧，守护着黄河和河套平原的生态安全。”

乌兰布和在蒙古语中意为“红色公牛”。作为我国第八大沙漠的乌兰布和沙漠总面积约 1500 万亩，三分之一分布在巴彦淖尔市境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乌兰布和沙漠不断向东扩展，像一头“红色公牛”横冲直撞，“啃食”良田、毁坏房屋、制造风沙，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焦慧亮介绍道，多年来，巴彦淖尔市持续开展防沙治沙工作，逐步实现从“与沙搏斗”到“用沙发展”的转变。特别是最近两年来，全市依托“三北”工程攻坚战，采用乔灌草结合、多要素治理、多产业融合的建设模式，在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启动实施防风固沙带建设工程。

据悉，这项工程建设路线为南北走向，覆盖磴口县 150 公里、杭锦后旗 45 公里、乌拉特后旗 5 公里，三地协同推进，形成治理合力。在流动和半固定沙丘上采取工程固沙造林的方式，栽植花棒、沙拐枣等根系发

达、抗逆性强的树种，并在梭梭上接种肉苁蓉，实现生态治理与沙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在丘间低洼盐碱地，栽植耐寒、耐盐碱的红柳、沙枣等树种，融合新能源开发和防沙治沙，实现“光伏+生态治理”的有机结合。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巴彦淖尔市坚持全民治沙理念，实施“以工代赈”，雇用周边群众参与工程固沙、树木栽植、浇水管护等工作。2024 年杭锦后旗雇用 500 多人参与治沙工程，人均收入达 1.8 万元，同时将经济林承包给周边群众经营管理，优先考虑脱贫户、边缘户，让群众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巴彦淖尔市林草局局长陈海维说，乌兰布和沙漠地处黄河“几字弯”，是我国西北地区防沙治沙的重要区域，生态治理任务较重。全市持续开展“三北”工程攻坚战，在乌兰布和沙漠治理路径创新上持续发力，在沙区上下风口、沙源区、路径区分区施策，努力实现绿染沙海展新颜。

李云平 赵泽辉